

最美

便纵有千种风情

木溪 著

柳永的风月情缘

欢场之中，尽是风月计较，
有谁如他，玩物动着真情；
又有谁如他，以情叩开心扉。



天津

天津出版集团

便纵有千种风情

木溪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便纵有千种风情 / 木溪著. — 天津 :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09-7021-8

I. ①便… II. ①木… III. ①柳永… (约987~1053)
— 宋词 — 诗词研究 — 文集 IV. ①I207.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6911号

便纵有千种风情

出版人 胡振泰

作者 木溪
特约策划 上官紫微 黄桂月
选题策划 白露宛
责任编辑 李军
插画 肖萃
封面设计 马顾本
版式设计 中天华唯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规格 32开 (870×1280毫米)
字数 100千字
印张 8
书号 ISBN 978-7-5309-7021-8
定价 28.00元

前言

你的名字，我的心事

我没有想到，读他的词猜他的心，竟是这样折磨人。眼看着后海边的迎春花开了，喜鹊唤醒了紫竹院的睡莲，香山的红叶疯了，京城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提前了许多天。四季在眼前晃晃悠悠闪了一个来回，我以为柳永的形象会在我心里渐渐变得丰满而立体，可直到落下最后一个字，看着窗外那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愈发红艳的朝阳，我不得不叹了口气，他像这个初冬里一团雾气，触不到看不透，朦朦胧胧，只在晨间迷梦未醒时于一片萧索寒意中穿行而过。

“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好多人都这样说。许是因为正史中不见他的名号，于是要从野史片段中考据千年前的风尘，实在是一桩既困难又枯燥的事情；又许是因为他一生纠缠在青楼脂粉之间，以修齐治平为本的读书人避之不及，谁愿意为这样一个风流浪子污了名声？又或是，他的一生心事已全部托付在一卷《乐章集》中，只要去

读便好，纵使心潮澎湃有万语千言，但凡说出来就会变了味道。

于是便出现了奇怪的事情——自古至今，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宋时歌姬舞女中便盛传“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歌谣，后世也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影响，时至今日，谁人不知那一句唱落离人眼泪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他闪耀如夜空中最亮的那一颗星，纵使在如漆夜幕上群星璀璨，他从不逊色。可是，泱泱《宋史》中无论列传还是文苑，都不见他的名字，持一杆春秋之笔的史官们，心照不宣地遗忘了他。

其实无妨，谁笔底波澜让时光惊艳，那他已注定永恒。

一生风流的他，在务本理道的统治者眼里无疑是个异类，御笔挥就“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他的仕途就此画了句号。纵使他穷尽一生摇摆在“奉旨填词”和汲汲功名之间，最后也过得个屯田员外郎的从六品京官，还受尽漂泊羁旅之苦和失意落魄之痛。

很多人爱他，他亦爱过很多人。人人都说欢场中不过逢场作戏，欢爱时你依我依，过后不过萍水路人，可他偏偏捧出了一颗真心。在他看来，青楼里的佳人们并不是只有精致容颜和婀娜身段，她们那总是被人忽略的才情、性情、真情，他愿意接纳、感恩、珍存，并回报以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两情相悦是世上最美之事，幸而在他灰雾弥漫的人生里，也有过那样鲜艳且幸福的时光。

他求功名，历尽坎坷也没什么大的成就；他贪温情，可又有大半

岁月耗在了孤独的羁旅漂泊中。他的词里布满伤痕，俱是萧索，纵然偶尔有一抹亮色，或是写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华里，或是潜藏着干谒恭维的难言心机。

想弃了浮华，醉了烟花，终是不舍；想远了脂粉，一心求仕，也未成行。若即若离，不进不退，这简直是世上最尴尬的距离。他一身桀骜，泯灭在仓皇岁月里；他满腹愁肠，却到人生谢幕也保留着三分轻狂。

到最后，我还是读不懂他。纵使把各种典籍传言里的琐碎痕迹串在一起，也看不清他人生的全部脉络，解不开与他相关的诸种谜题，可又有何妨呢？猜他心事的过程，已是一段极美的旅程，他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是路边最美的风景；花红草绿、燕语莺啼、水秀山清，还有佳人唱着动听的曲子，不需走到尽头，已是心神俱醉。

这段猜心之旅，愿邀诸君同行。

【目 录】

第一章 一路北上，崇安少年郎

金鹅峰下，少年初显锋芒 · 003

功名与艳科，都是心头好 · 009

佳人才子，人间双美 · 015

轻负深情，多因名利故 · 022

钱塘醉了崇安郎 · 028

绮罗丛里万柳千花 · 035

第二章 风流才子汴京客

至汴京，帝里风光好 · 043

莫道千金酬一笑 · 049

生死无常实可哀 · 057

见娼门负心，不见恩客薄幸·123

喜欢你，这是你不在于的事·131

第四章 十年漫游，浮华若梦

唱罢一曲雨霖铃·141

黄昏旧事，不叹不留·148

谁家红颜命薄·154

寄书千里，满纸翰墨皆是情·161

浅山瘦水中的流浪·167

别来岁久，旧人何处寻·173

关中行，长安古道马迟迟·180

朝野多欢民康阜·063

荆棘丛中坎坷求仕·068

美人伴，夜明如昼冬暖若春·075

誓言不兑现，如同谎言·081

青春都一饷，何须论得丧·087

第三章 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

美人的倾慕，是温柔的陷阱·097

烟花柳巷寻香客·103

且来醉倒温柔乡·111

奉旨填词，移宫换羽·117

登高望远，不见天际归舟·186

浣花溪畔景如画·191

第五章 春风得意，耆卿已老

策马返瑶京，得意马蹄疾·201

漫漫功名睦州始·207

游宦区区成底事·212

心事销磨，却唱煮海歌·218

最是难猜帝王心·225

老来畏疾惧死，且抛浮名·231

第一章

一路北上，崇安少年郎

才高八斗冠绝当世的文人墨客，在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席。他们惊艳了文坛，也未错过欢场，谁又能像柳七，让那些历尽千帆的红妆念念不忘？

金鹅峰下，少年初显锋芒

尚在幼时，柳三变就已经开始了辗转漂泊。

跟随仕途不定的父亲柳宜，他自出生起就辗转于沂州费县、濮州、全州、扬州等地。少年人不懂离别的痛，这可真是一桩幸事。至于千山万水的路途上，那戴月踏雪、舟车颠簸的烦扰，自有大人来操心，和他也没多少关系。

齐鲁的阴阳昏晓青嶂红日，江南的十里春风碧荷摇曳，岭南的梅香杉叶雁荡苍山，在幼童柳三变的眼里，就像父亲书箱里这本书册与那本典籍里的芸香签，形雷同，味相似，并不能在小孩子那方狭窄心湖里掀起多么狂野的波澜。

他或许也有过一点悲伤，毕竟刚刚熟悉起来的风景与朋伴，转眼，就被飞旋的车轮甩在了身后。沙尘扬起，柳枝送客，他不懂父亲为什么总在路上。而这个问题，纵使穷尽毕生时光，也未必能换得个水落石出的答案。

他们在很多地方落脚，然后又挥手道别。一路上有莺啼燕语，流

水淙淙，环佩丁当，还有些不知名的曲调，如珠落玉盘，荡到柳家儿子的耳中，撩起莫名的心痒。

除了这些，耳畔一直未止的，还有父亲柳宜那悠长的叹息。

年幼的柳三变还有大把无知的快乐时光，“南唐旧臣”这顶帽子有多重，他还不必去揣摩。

柳氏一族的故乡，在东南沿海的文风昌盛之地，柳三变的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五代烽烟四起，战乱纷纭，中原板荡，柳崇隐居在故乡福建崇安县五夫里的金鹅峰下。这人迹罕至的偏僻地，有一日却迎来了朝廷的大员，召柳崇出山为官。柳崇淡然拱手：家有高堂恐无人奉养，柳子高不能奉诏！

后来，柳崇果然毕生未仕，老于布衣。这位信奉“吾读圣人书，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纯粹儒者，并没有阻拦儿子们的求仕之路。柳崇膝下六子，皆入仕为官。其中长子柳宜，最初以布衣身份呈上奏疏，畅言时政得失，颇受南唐国主李煜的赏识。柳宜性格刚正不阿，又有点文人傲骨，再加上后来身处监察御史的位置，屡屡直言犯谏。他的好友王禹偁曾在《送柳宜通判全州序》称，柳宜“多所弹劾，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忌之”。

待北宋的猎猎战旗插上南唐国都金陵的城墙，再到三年后李煜被宋太宗赏赐的一杯牵机药夺了性命，按照话本演义的套路，国已破君已亡，有骨气的文人志士就该沉河投缢，仿佛如此才不会辜负忠君报

国的天命，如此才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可是，死亡究竟有多么恐怖，非濒死之人恐怕难以体会分毫。

柳宜最终选择降宋。南唐臣子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胎记，柳宜穷尽前半生所学才换来一顶乌纱，孰料风吹便落。后半生里，这身份成了一块耀眼的伤疤，他就像受了烙刑的囚犯，只有盖棺入土之后，背叛的罪证才会被遮掩起来。

虽然宋主认为柳宜“识理体而合经义”，终归不肯托付全部的信任。也不能指责新朝廷胸怀狭隘，对旧日有嫌隙的邻居，请入厅堂奉茶一盞已足够友好，若再容他大摇大摆穿堂入室，未免太过草率。

这道理柳宜自然懂得，却也难免一声长叹。

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柳三变出生。此时柳宜已四十六岁，仍宦游于州县之间，任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三变是柳宜最小的儿子，上有两位兄长，分别名为三复、三接。族中所有男孩子排起辈分来，他是行七的，于是亲密的人也唤他“柳七”。

“三变”二字取自《论语》：“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当如此：远望他，觉得庄重严肃，接近他，又觉温和可亲，再听谈吐，只觉严厉不苟。这是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眼中的君子气度，或许是以他的老师孔子为蓝本也未可知。

柳宜给幼子取了一个寄托很深、背负极重的名字，但这名字终是没给柳七带来一点好运，直到后来改名为“永”，柳三变的仕途才堪

堪见了些许光亮。不过，这便又是后话了。

在柳宜沉重又沉痛的宦游时光里，柳三变度过了童年。受父亲与叔叔们属意仕途的影响，再加上家族儒学传统的浸润，他自小学习举业，也是冲着一朝科举及第，百年封妻荫子的荣耀而去的。

等太宗至道年间他随着失意的父亲回到故乡，这一番志向更加坚不可摧。

在推崇儒家礼法的崇安白水村，六子入仕的柳家甚为乡里推重。柳三变一回到故乡，就从乡民们热切的目光里，隐约体会到了才学与权势能带给人的荣耀感。彼时他已是十三岁的少年，对未来的畅想灿若群星，但群星环绕下最让人心动旌摇的那轮圆月，便是黄金铺地、玉石为阶的仕途。虽说高处不胜寒，但谁愿做总向低处蜿蜒而去的流水呢？

聪慧的少年潜心求学，又有父亲和塾师指点，很快便在当地崭露头角，连两位兄长也不及他。他十四岁时写的一篇习作，诉尽凌云志向。

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劝学文》

他是出身仕宦的孩子，优越于庶民，但和公卿之家比起来，终究差了几分。父亲郁郁寡欢的神情，像唢呐吹响一支悲伤曲子，滴滴答答，吹得三变的心一阵紧过一阵。三变盼着若有朝一日科举及第、拜相封侯，才不枉父亲的多年教诲，或许还能熨平他额间愈来愈深的纹路。

十几岁的少年，正在人生中最蓬勃的春季。再老成稳重，仍旧是孩子，活泼的天性使然，让人无法按捺下涌动的好奇。更何况，自小读书伴着行路的柳三变，已在漫长的路途中拥有了于刹那间捕捉山水之美的能力。

囿于学问藩篱毕竟枯燥，幸有闽西北的九曲东流和苍翠林木，点缀出一片桃源。滚落悬崖的飞瀑，环抱群山的流水，神刻鬼刻的奇石，红绮白练般的云霞，都是柳三变的朋侣友伴，也成了他笔下的常客。

攀萝蹑石落崔嵬，千万峰中梵室开。

僧向半空为世界，眼看平地起风雷。

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鉴来。

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

——《题建宁中峰寺》